

麼些族遷徙路線之尋訪

——祭祖經典一段之研究——

李霖燦 和 才

- | | |
|-------------|------------|
| 一、經典上的遷徙路線 | 四、第一號地名的臆測 |
| 二、遷徙路線的實地尋訪 | 五、結語 |
| 三、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 六、餘論 |

一、經典上的遷徙路線

關於麼些族的遷徙，陶雲逵先生曾於本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上寫過一篇‘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的文字，根據史書上關於遷移的記載，戎事的記載，方志上的記載，和遷徙的傳說對麼些族的遷移加以推測論斷。就作者所知這是討論麼些族的遷徙的最早的一篇論文。但陶先生所根據的多半是比較間接一點的資料。

其實，在麼些族本身的資料中對這一項題目有着很豐富而且詳細的敘述，許多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經典上都記載着他們本族人的遷徙路線，尤其是在祭祖同開喪兩部經典中記載得最爲詳細。而且在這兩部經典中對遷徙經過這一連串地名都有一個專用的名詞：在祭祖經典中叫做‘起祖’，意思是由原祖地接起祖先一站一站回到家裡來受供養；在開喪經典中叫做‘開路’，意思是開列一張古志相傳的路程單把死者魂靈由現在家中送回原祖地去。送死者回原祖地，接祖先由原祖地回家，兩者的路程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講，這就正是那一族人的遷徙路線。

民國三十二年國立中央博物院分配給我們一筆調查麼些民族的專款，我們便利用這個機會根據麼些經典的記載，上下跋涉千餘里，前後耗時八閱月來尋訪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結果證明了經典上所列的路程單雖有一小部份有次序誤置的現象，但這當然是由於日久遺忘傳摹移寫的結果，而那主要的路線是的確真實不虛的。由麼些本身文字的記載，追尋到本族人的古代遷徙路線，這結論當然可靠，可以給麼些文化研究

提供一項新的好資料。而且地名排列的很詳細，有許多地方可以對陶雲逵先生所推斷的加以補充，所以提供在這裡，給對這一方面有興趣的學者作一個簡明的報導，並請求教正。

在追尋這條遷徙路線的時候，我們是參考許多經典，一路上盤訊‘多巴’（麼些巫師）摸索前進的，但現在來敘述這一段經過時，我們却決定只挑出來一本祭祖經典來作代表因為同時羅列許多外經典會使人意亂看不清主要的路線的。至於為什麼要挑這一冊祭祖的經典，我們有下列三項理由：第一因為它裡面的地名記錄得特別詳細，第二，祭祖經典普遍易得，開喪經典是‘多巴’處才会有，而且因為是喪事，不吉利，沒有需要不肯輕易示人，所以覆按的機會少；而祭祖經典雖在窮鄉僻壤，即不是‘多巴’處亦很容易得到，覆按對證的機會多。第三，我們有機會得到一本魯甸大‘多巴’和世俊手寫的祭祖經典，出於名家手筆，錯誤應該較少，所以決定以這一冊祭祖經典中的起祖部份來作探討這一族人遷徙路線的藍圖。

起祖路線在麼些語中叫做 [jo-l mbur-l ɛw-l]，（本篇音標讀法請參看麼些族象形文字字典引言，中博院專刊乙種之二）第一個音節是祖先的意思，第二個音節的意思是遷移，最後一個音節是指路徑，合起來就成為‘祖先遷移路線’的意思，和一個民族遷徙路線的意義完全符合。如今假如我們遇到一位麼些巫師，問他一聲你可會背誦‘起祖’路線，那除非這位巫師通達漢語，不然大多數的麼些巫師是不會明白你的意思的，但是假若你問他一聲你可會背 [jo-l mbur-l ɛw-l]，他們大概都會給你背上一大堆地名的。

但是他們雖會為你背誦這一大套的地名，却實在經不起你的嚴格考驗，你若進一步加以追究，訊問他所背誦這一套地名的方位，他除了自己住家附近一二日內的地名可以指點出來以外，其餘比較遙遠的地名，都茫茫然無所知悉。你若再追問得緊，常是遇到這樣的答案：‘這是到我們老祖先旁邊成佛成仙的路，我們生人那裡走過，假如知道，我們早就變佛成仙去了：’——這當然是他們無知的遁詞，因為果真這是一條上窮碧落下黃泉變佛成仙的路，那又何需乎由現今住家的地名作出發點，又怎麼會在許多不同部頭的經典中地名的次序竟然不謀而合？所以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這當是麼些族昔日遷徙的實在紀錄，因為年代久遠為今日‘多巴’所遺忘，而且很有理由樂觀，以

現今‘多巴’尚能識附近地名作為最初步的憑藉，依着地名的次序測勘過去，像解連環套似的，很有希望從最末一環能探尋到最初的一環。勘察完畢然後由最初的一環順序看到最末的一環，就可以把麼些族的遷徙路線描畫出一個大致輪廓了。

現在我們就依據經典把最後的一環鋪在雲南省麗江縣魯甸壩的白羅岔村這裡已經臨近維西縣境，可以說是遷徙得很遠的一個地方。這冊祭祖經典是和世俊寫給東家的，東是麼些族中四大支派之一，四大支派的次序是買，何，東，葉。來到麗江的是東葉兩支。東這一支現在多姓和，葉的一支現在多姓木，葉的這一支是貴族，人數較少，東的這一支是百姓，人數衆多，所以我們是有意的挑選出一本遷徙得最遠人口又最多的一支人的‘起祖’紀錄，來作我們追溯敘述的藍本，為的是更容易觀察出這一族人遷徙路線的趨向和主流。

二、遷徙路線的實地尋訪

上下千餘里去追溯一族人的遷徙路線對我們當日是一種艱苦的涉跋，現在若在這裡嘮叨地敘述起來對讀者又是一份疲勞的閱覽，所以在這裡我們歸納出來兩個圖表，第一圖是原經典起祖部份的摘錄，以此窺見這一項原始資料列在麼些經典中的本來面目。（圖版一）第二個圖表是實地追溯的紀錄，表上分列六項，首先是地名的號碼，在第一圖上我們把起祖路線的每一個地名都編了一個號碼，依着號碼可以把原地名的麼些寫法很容易的對照出來，第二項是麼些原文的寫法，麼些經典都是手抄本，寫法很自由，現在把文字依次排列在一起，使讀起來時比較方便。第三項是經典讀音，用國際音標把經典中的讀音正確地紀錄下來。第四項是麼些地名，這是指現在麼些人對這一號地名日常應用時的叫法，因為經典上的地名和實用的地名時常有繁簡的出入。經典為求典雅，總是繁，實用為求方便，常是簡，所以在這裡列上實用時的麼些地名，以作實地覆按時的對證，假如經典和日用的地名相同，為簡寫音標，就在這一項下劃一橫線，表示和經典中的讀法相同。第五項是漢語地名，漢人稱這一號地名為什麼就寫什麼。因為這一帶是麼些地區，所以用漢文譯麼些音的地名很多，同時有許多地方迄今尚無漢語名稱，那就只好從闕，若是這個地名確知是漢譯麼些音，就在漢語地名後加一括號，內注一‘音’字，若確知是意譯，就在那個括號內注一個‘義’字，第六

項是方位及其他，這是說明這一號地名在地理上的方位，總是先有一個方位字，若是一個東字那就表明這一號地名是在前一號地名之東，南西北都倣此。其次便有一個實字，誤字，知字，或虛字。若是‘實’字就代表這一號地名經實地勘察過而且與經典上的次序相符合。‘誤’字代表經過實勘知道經典上的次序是誤植的。‘知’字代表未經實勘然而確知其方位的。‘虛’字是代表未經實勘依情酌理而虛擬其方位的。若有其他應說明注解的話，也都放在這一項中。

體例叙下面就是我們實地踏勘的田野紀錄（第二圖 A. B.）

三、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如上面第二節中所敘述的是當日實地勘察時田野紀錄的摘要，然而已經够囉嗦了。這除了對有機緣到這一帶作覆勘工作的朋友們可以作一點導游或指南的使用外，對於大多數的朋友及學術上的應用，實在不如一張地圖來得簡明有用。所以我在這裡畫了一張麼些族遷徙路線圖，（第三圖）使大家對麼些族的遷徙，可以一目瞭然的有個清晰的概念。

在這一張圖上，只有幾個比較重要比較著名的大地方用漢文寫出它的地名，如麗江，永寧，木里等，這能使看圖的人先知道麼些地區在地理上的大致方位。其餘經典上所紀錄的一站一站的遷徙地名在圖上都變成了數字的號碼，由 1 排列到 102。中間只缺 20,21 兩號地名，因為這兩號地名不但沒有追溯到，而且從有文字的麗江巫師和無文字的永寧巫師口中都得不到一點線索，連虛擬其方位現在都還做不到，只好等待新資料的發現來補充，所以在地圖上只得從闕。依照圓圈內的數字號碼對照上一節中的第二圖表，那這一號地名的原文，原名，漢名方位等等都可以查出。爲了方便，在這張圖上還列了一個簡表，可以很方便的對照出經典上的原文，漢語或麼些語的地名和實地勘察的結果，有了這樣一張地圖，這一篇論文的主要旨和麼些族遷徙的經過和趨勢都可以簡明扼要的表現出來。

四、第一號地名的臆測

我們尋訪麼些族的遷徙路線，是由第 102 號地名逆溯指同第 1 號地名，所以第一

號地名是我們當日預懸的最後目的地。當然麼些族還可以有更遠的原祖地，然而經典上的文字記載到此為止，再向前追溯就是一些‘黑白交界處’等類的地名，很近乎‘陰陽橋’‘望鄉臺’那些陰朝地府中的地方，所以當初就沒有把這些莫許有的地名列在預算之內。比現在我們所列第一號地名更遙遠的原祖地，應當用其他的資料去尋找脈絡出來，在這裡受材料的限制我們不能不把第一號地名，麼些人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作為最後追尋的目的地。

然而，這個目的也並沒有如我們的願望實地找到，因為邊地情況特殊，當我們由麗江經永寧一路探索到木里（木裏或眉里）土司地時，無量河邊正鬧着匪患，木里的大喇嘛項扎巴松典顧慮到自己的責任和我們的安全，勸我們不要深入冒險。我們雖然深以功虧一簣，遺憾不置，但鑒於事實上之不可能，也只好臨時改變行程由無量河下游繞俄丫而回永寧把再來探索的機會留待異日。

第一號地名雖沒有為我們親自走到，但是我們在上面說過，探索這條遷徙路線很像解連環套，解開這一環又可以隱約地看到下面的一兩環，我們由麗江縣西北區的最後一環解起，一路上經麗江，中甸，永寧，木里，來到無量河邊，我們自然也可以站在無量河的東岸向前途眺望一番，按照經典上的記載，對照實地的情況，聽取當地人對附近地名方位的敘述對這第一號地名作一個合乎情理的推測。

依據經典上的記載，在無量河中游渡江再向北行不久就可以到達第一號地名。站在無量河西岸向前眺望，依我們的推測，這第一號地名很可能就是指西北方的貢噶嶺大雪山，有下列四項論證支持我們這項假設：

第一，過無量河後只差七號地名就可以到達麼些族的神山脚下，可見已經相距不遠，蠡測距離方向，在這一帶唯有貢噶嶺大雪山最為合適。貢噶嶺大雪山有海拔21,000呎的高度，在這一帶聲名最大，麼些人很可能以此作為自己種族發源的神山。麼些人以巨那茹羅神山頂天立地，山的頂端上通於天，貢噶嶺的高度很合乎這個條件。

第二，麼些巫師作法的時候，法臺中央倒置一犁鐮，在尖端上塗酥油纏羊毛，說是以華頭當這第一號地名的巨那茹羅神山，酥油是代表雪，羊毛是代表雲。依此推測，麼些族人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高聳入雲的大雪山，這雪山的形狀可能是尖削如犁頭。貢噶嶺大雪山三峰鼎峙，文殊一峯，正尖削如犁鐮，形態如此相像，多少也增加我們

的一點信心。再看古本的麼些經典，神山上端正寫作△尖端頂天的樣子，和文殊峯的形態維妙維肖，由這一些地方也使我們相信這第一號地名的神山，很可能就是指現在的貢噶嶺。‘貢’在西藏語中就是太古雪山的意思，指明這座雪山已超雪線之上，終年積雪不消，這和麼些巫師於犁鐮尖端塗一點酥油所象徵的意義完全符合。

第三，據永寧土司地（第26號地名）瀘沽湖邊大嘴村（見第三圖）的麼些巫師對我講，因為大嘴現歸木里土司管轄，所以他常到無量河一帶去做生意，因此對於這一帶的地名很熟悉。依他所說，不但無量河西岸上的地名和經典上的紀錄相符，（次序有錯誤排列的）而且可以斷定的說，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就是現在的貢噶嶺——這自然也增加我們的一部份信心。

第四，據永寧南回木底的曹保長對我說，他們西番族人亦有口誦的‘起祖’路線，他們的起祖路線就是由貢噶嶺開始的。我還曾再追問西番人叫貢噶嶺做什麼，他說我們也只是叫它做貢噶嶺。可見貢噶嶺在這一帶真是名聲遠大，附近的民族對這座神山都異常景仰，西番族人如此，麼些人很可能也不例外。

根據上面四項資料的彙證，我們就目前所得的資料下一個近乎情理的判斷：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在經典上記載的起祖第一號地名，很有可能就是現今西康省稻城縣屬的貢噶嶺大雪山。

麼些族是由貢噶嶺發源的嗎？就算是日後我們證明了貢噶嶺即是我們在這裡追尋到的第一號地名，那答案也不是正面的。因為從其他各方面的資料的排比，麼些族人應該還有更遙遠的來源，譬如說，在我翻譯一篇紅教喇嘛經典時，就被提示到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可能就是各里抵希，這就是現今後藏的岡抵斯山，據許多由西藏來的朋友都說這一帶還有這種巫教的存在。這一來暗示出也有可能，麼些人是由西藏那方面遷移過來的。不過話說得太遠資料缺環太多而且說到現在所依據的材料的範圍外面去了，於是就此打住留待後證，現在就資料下判斷我們可以這樣說，麼些人在昔日一定有一個時期是住在無量河及貢噶嶺大雪山的附近，然後再由這裡向南方遷移。根據麗江巫師的文字紀錄和永寧鹽源巫師的口頭背誦，無量河以下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是站段分明確無疑義的。根據經典及口誦的紀錄，很可能是把西康稻城縣屬海拔兩萬一千呎的貢噶嶺大雪山作為他們族人的巨那茹羅神山，起祖路線的起點，和我們所要追

湖的第一號地名。

五、結 語

前面第二節上的紀錄用的是逆溯的序數，由 102 號開始倒數至第 1 號地名，因為那是由近及遠由已知求未知的。現在在這裡將麼些族的遷徙路線作一個綜覽的敘述，那就恰巧相反，改用順的序數，由第一號地名開始，順次數至第 102 號的地名。在這裡面雖有幾個位置排錯同幾個全無所悉的地名，但在全部 102 個地名中佔的比數很小，只須將這一連串的地名合而觀之，那麼些族人的遷徙路線就脈絡畢現，可以給這一個論題作一個綜合的結語。

依據這一冊祭祖經典的記載，來看麼些族的遷徙路線那就只須看第三節的地圖上的地名號碼同貫穿的線索就可以全部明瞭，用不到再在這裡囉嗦。但是這只是東家一支人的一本經典，我們在實地勘察追溯時，不但參考祭祖以外的經典，而且賈何葉三支的經典也同樣參考，沒有經典的地方我們還要去比較他們的口誦紀錄，所以我們實地調查的範圍比這一冊祭祖經典要廣泛得多。經典上敘述，依第三圖可以一目瞭然，在這裡是放大就全體來看，依照各種經典的記載，參照沿途巫師的敘述，就各種資料的混合排比，給麼些族人的遷徙路線在這裡作一個綜合的結語，這當然難免和第三圖上的敘述稍有出入，但就大體上看起來是差得很有限的。因為那是說明一支人的遷徙路線，以此舉一個例作為證明；現在則是就大處着眼，以這一族人的全體為對象，以各項資料作基礎來描畫本族人的遷徙路線；基礎有大小的不同，其間有些微之差異自然是不足怪的。

依現在所有的資料下判斷，從主流大體上說起來，麼些人在康滇一帶是由北向南遷徙的。在這一族人未到無量河谷之前，由於資料太少我們不敢臆測更遙遠的來路，但當這一族人來到無量河上游一帶之後他們這一族人遷徙的主要方向是自北向南的。

在無量河的中游有一個地方叫做索洛，那就是徐霞客游記上所謂的‘獵獵’，在這裡原有一座鐵索橋，現在已經壞沉江底，麼些人就是由這個所在（那時很可能還沒有鐵橋）分為兩支的。一支由這裡走向東南，經木里，永寧來到鹽源鹽邊一帶，一直到西昌的附近，這是沒有發明文字的一支。

另外一支仍向南行，沿着無量河的流向，一直到金沙江 N 字大灣的北端。無量河流入金沙江，他們又逆溯金沙江來到了中甸縣屬的北地。在這裡麼些這種巫教，即所謂的‘多巴教’發揚光大，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典有了三百多本之多，使北地成為‘多巴教’的聖地，至今仍‘有不到北地，不成多巴’的俗諺。到北地之後，仍繼續向南行，在打鼓地方渡過金沙江，遷徙到麗江地面。麗江是現今麼些族的大本營，由這裡向南到達與鶴慶縣交界的地方遇到了民家族人就不再向南遷徙，改取西北的方向經石鼓，巨甸，魯甸，到達維西縣境，這很可能是明代末葉後麼些族人新開的殖民地，餘波所及，葉枝，德欽，甚至於瀾滄江外及西康的鹽井都有成小集團的麼些人遷入在栗栗，古宗，怒子等民族中間居住着，這是發生有文字的一支麼些人。

有文字的麼些人和沒有文字的麼些人在他們遷徙的下游沒有再會合在一起，所以形成現今一支麼些人有文字，另外一支沒有文字的地理分佈現象。覆勘有文字這一支人經典記載的遷徙路線同沒文字那一支人口誦紀錄上的遷徙路線，都證明這個推論不錯。

六、餘 論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都有追述原祖地的習俗，個人離開自己的故鄉常常有不勝其眷戀的情感發生，一個民族也有這種‘懷鄉病’的傾向。一些老年的族人由於遷徙或其他關係不能重返原祖地，退一步想就要使自己的靈魂能夠回去，認為若不如此，魂靈將不得安。然而假如不把沿途里程記憶清楚，死者魂靈又何從遵循，於是記憶遷徙路線就成為族中某一些人的責任。最先當然是口頭背誦，如永寧麼些巫師就是如此；若發明了文字，自然而然的又會將這條遷徙路線筆之於書，麗江一帶的麼些巫師就是這樣的。同樣的文化特徵在麼些族兩支隣人族中也出現，倮僳族有文字記載的遷徙路線，西番族有口頭背誦的遷徙路線，而且目的都是在於把死者魂靈送回原祖地去，可見這種懷鄉病在各民族間是很深遠而普遍的，麼些族的‘起祖’同‘開路’紀錄就是在這個背景上產生出來的。

假如麗江的麼些巫師遷居到一個新地方，譬如說大理或昆明，那他經典上的遷徙路線是不是要隨之延伸下去呢？——正是這樣。這就是說，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雖然

上一截已經在遺忘中快要死去了，但下半截却依然是活潑生長的，這更有力的證明這項紀錄的可靠性。

在這裡有一個特殊的例證可以提供：在永寧土司地瀘沽湖邊的大嘴村的（見第三圖）住有一些麼些人，他們是明代末葉麗江木姓土司派駐蒞萇戍卒的後代。因為蒞萇地方缺少祭天大典的一種栗樹，他們才遷到大嘴來住。他們的‘起祖’路線很有趣，先由第一號地名的神山上下來，過無量河，木里到26號地名的永寧，再南下渡金沙江到麗江，由麗江又向東到蒞萇（這是他們祖先的原戍地），然後才把祖先由蒞萇接到大嘴村自己家中。我們曾和他們說，你們由神山上接祖先下來，當到達永寧的時候距大嘴不過一早上的路程，那何必南下麗江東走蒞萇使自己的祖先僕僕道路間多奔波上下千餘里的路程呢？他們的回答很堅定，這是歷代相傳如此，怎麼能在我們手中自出心裁加以變動？！我們正不必譏笑麼些巫師的固執，幸虧是他們守舊之功，才能使我們到今天還能知道這件有價值史實的曲折原委，而且更有力的證明了這項遷徙紀錄是確切可靠並且還在繼續生長的。

說到麼些族經典上的遷徙路線，我們不能不對一位麼些巫師在這裡表示敬意，因為他在我們之先就做了這項追溯‘起祖’路線的工作。他的名字叫做和文裕，是麗江縣巨甸鄉巴甸村人。他在幾十年前就發現到‘起祖’同‘開路’經典裡所記載的是一條實實在在的路線，而且發願要去追尋出來。我們在上面不是說過‘開路’是為死者開列的路程單嗎，和他同時的‘多巴’就取笑和文裕是發了瘋，要去‘自尋死路’。和文裕有他的見解，這些譏諷全不在意，靠他雙手能寫經典能畫神像，一路上和巫師打交道，他竟由巨甸麗江永寧木里一直探索到無量河中游一帶，直到語言不通無法前進時他才轉回麗江。和他同時的巫師沒有人略知其中用心，我們却沿路聽到麼些巫師說這位大‘多巴’的美談軼事，不由人越向前走愈對這位有心人景仰起來。真遺憾我們晚了他幾十年，不能親自拜謁這位巫師中的奇才，假如有緣法能和這位大‘多巴’晤談一夕，以他對麼些經典文字之精湛和他對麼些地區之熟悉，一定可以提出不少寶貴的新資料，解決不少重要的問題。至少說他一定能為我們詳細說明找尋起祖路線的經過，省得我們跋涉千里費時八月（三十二年二至九月）的去找這條麼些族的遷徙路線了。

麼些族的巫師中也有明眼人看到這條路線的深意，這更證明了這條路線的真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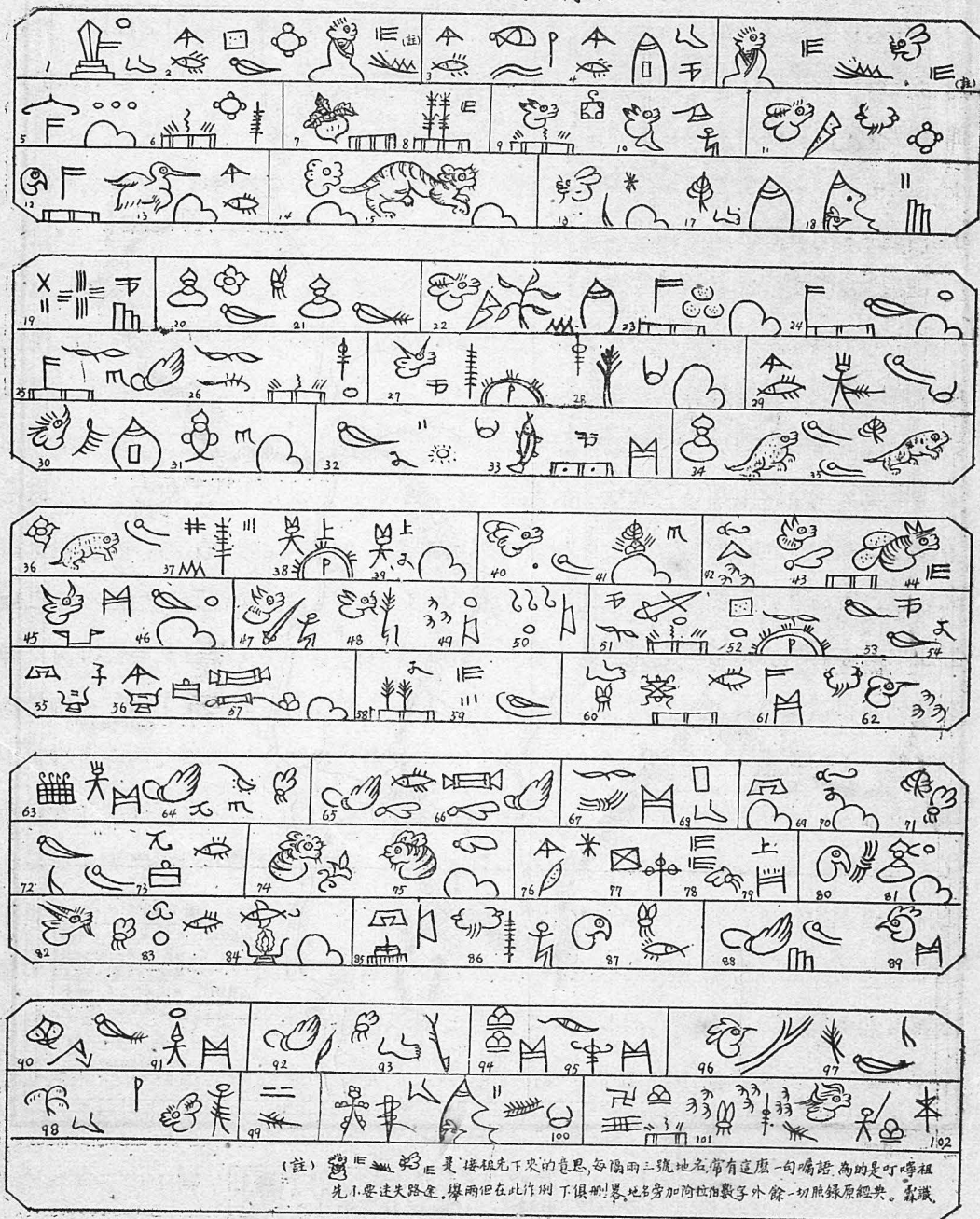
爲了和文裕先生做這件工作比我們早幾十年，雖然他沒有紀錄發表，我們在這裡首先提到他作爲一種今昔同心禮貌上的紀念。

其次我們應該讚揚 Joseph. F. Rock 博士，他爲了到貢噶嶺大雪山去探險，曾在這一帶旅行並採集生物標本。無量河谷在我國現今的地學界還是一個很荒蕪的地帶，他曾把貢噶嶺及無量河一帶的地圖發表在美國地理雜誌 (VOL. LX. NO1. July 1931) 上，並拍了許多極精美的照片，使我們對無量河谷的上游及貢噶嶺雪山的雪峯多增了解，這對本文有許多觸發印證的地方，謹在這裡附致感謝景仰之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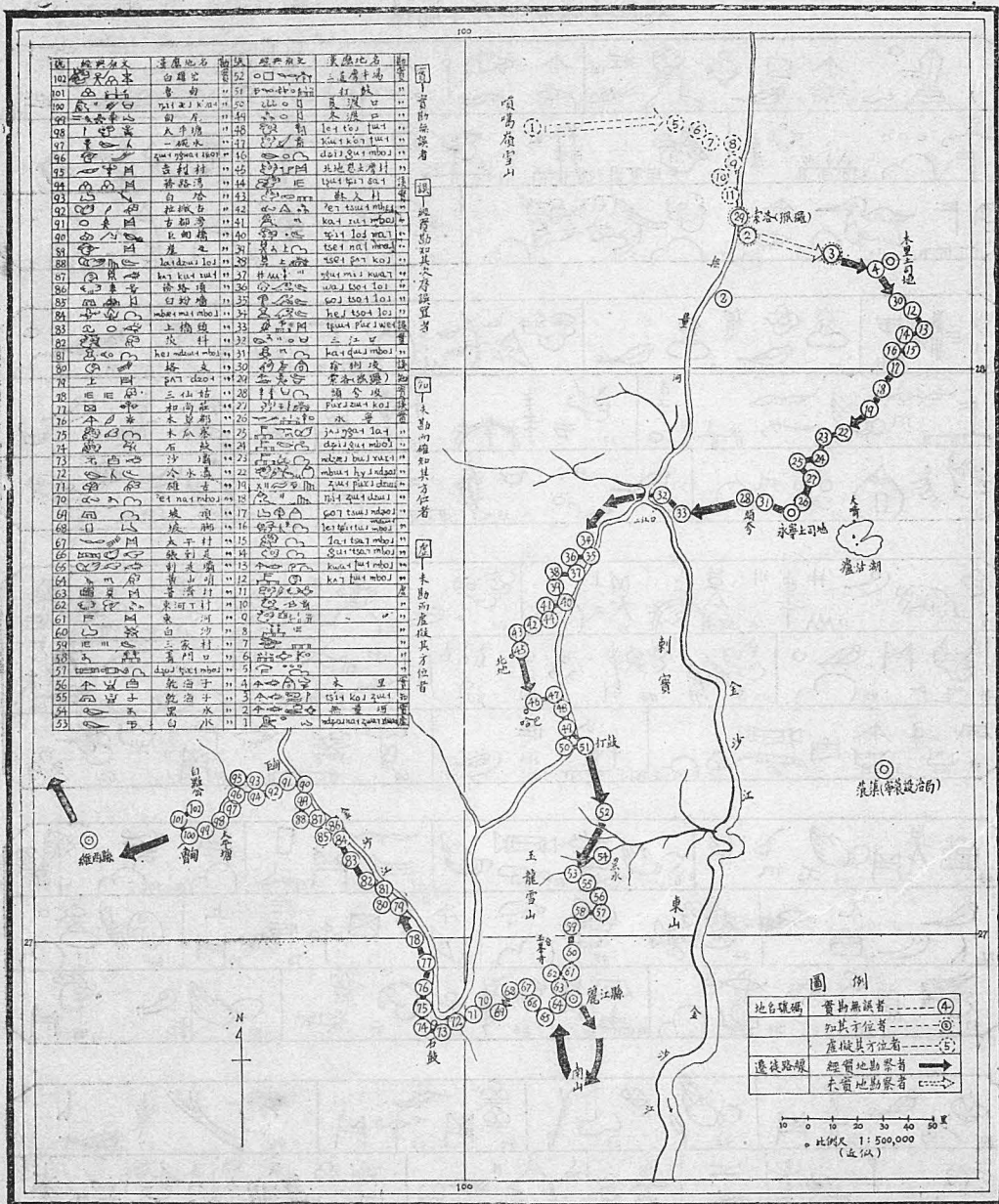
最後我還願意敘述一位有志前往一遊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先生，早在三百年前，他應麗江木土司之邀去到麗江，住在現今芝山的福國寺中，那時名字叫做解脫林。他在解脫林的壁畫中看到貢噶嶺（在徐霞客遊記中叫做古岡，滇遊日記第七）白雪三峯，碧湖一涵的奇景，便又動了遠遊的豪興。原來這時木生白先生新征服了索洛一帶（在遊記上及木氏宦譜上都是‘獵獵’）的地方，非常得意，便請匠人把古岡奇景畫在牆壁上以爲誇耀，想不到徐霞客先生竟會由此又生奇想。生白先生雖是人傑，然站在土司的立場，自己的宮庭內院尚不許霞客先生瀏覽，何況深入自己剛征服的內地？便以地方新平路多盜賊爲辭給霞客先生的豪興擋了駕。不過霞客先生是確有壯志往遊的，而且我們也很遺憾這件壯舉沒有能實現，不然，若在三百年前經霞客先生作下一個生動的紀錄，不但使徐霞客遊記平添一段異彩，而且一定對我們今日的論文內容會有不少印證的地方，看徐霞客遊記對麗江一帶的敘述，三百年後麗江似乎沒有變了多少，除了木氏衰微之外，一切都一如霞客紀錄的古老親切。看當日麗江人對霞客先生所作古岡地方風土的敘述，與三百年後我在麗江所聽到的竟是一摸一樣。多麼遺憾霞客先生遠征古岡的壯志竟沒能實現使我們少一項史實上的印證。話說回來，古人沒有實現的志願自然而然的又落在我們的肩上，希望我們能早日得到機會到無量河谷貢噶雪嶺去勘察一遍，一方面代徐霞客先生完成他的壯志，一方面給麼些族的遷徙路線找到它正確圓滿的答案。

四十年八月十四日 臺中中央博物院

起祖路線原經典之摘錄



(註) 此圖是海祖先下來的意思，每隔兩三號地名常有這麼一句囑語，為的是叮囑祖
先不要迷失路途，據兩個在此作訓下俱有地名旁加阿拉伯數字外，餘一切照錄原經典。霸漢



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根據一冊祭祀經典之研究—

地號	經典原文	經典讀音	康些地名	漢語地名	方位及其他
51		pur jai ndai gu- dyj	nda- gu-	打鼓嘴	(北)(實) 又因金沙江渡前在東經100°15'及北緯27°20'
50		zou gu- ko-	——	渡(夏)口	(北)(實) 金沙江水流急冬夏渡口不在一處夏則直渡口
49		tsut gu- ko-	——	渡(冬)口	(北)(實) 冬則直冬渡口(冬先在冬渡口再直渡也)
48		te- t'o- ju-	——	——	(北)(實) 金沙江邊一小村
47		kuat ko- tu-	——	——	(北)(實) 在網名時有人把四川籍人新移於此
46		dzi- gu- mbo-	——	——	(北)(實) 在哈巴西北地村之間
45		ut- tu- we-	——	恩上灣(音)	(北)(實) 多巴教聖地北地屬東南面之一村
44		tsut tsi- sa-	zwa- tsi- sa-	——	(北)(誤) 在北地赴東廟于金中應在42號地名之下
43		kuat gu- ru-	——	——	(北)(實) 一小谷人便附近
42		te- tsut mbe-	——	蘇大村附近	(北)(實)
41		gor sa- ka- ru- mbo-	——	——	(北)(實) 北地與東廟子之分界嶺
40		tsi- to- na-	——	——	(北)(實) 分界嶺下之大河
39		tse- na- tse- sa- mbo-	tse- na- mbo-	——	(北)(實)
38		tse- na- tse- sa- ko-	tse- na- ko-	——	(北)(實) 在康些經典中此草場以產藥材著名
37		ngot mi- su- tse- kwat	——	——	(北)(實) 二道竹箐之處
36		wa- tso- to-	——	——	(北)(實)
35		go- tso- to-	——	——	(北)(實)
34		he- tso- to-	——	——	(北)(實)
33		nit lo- tsut pur- we-	tsut pur- we-	——	(東)(誤) 在金沙江N字大灣北端應在32號地名之後
32		dzi- na- tse- by- kwat	——	三江口	(東)(實) 無量河流入金沙江處
31		ka- tse- mbo-	——	——	(東)(實) 頭谷與永寧間之大坡
30		bo- ho- to-	——	徐樹坡	(北)(誤) 此指木里大寺前之大坡錯簡於此
29		mu- ru- gu- to- kwat	gu- to-	索各(音)	(北)(誤) 此指木里西北三哩之鐵橋昔有鐵路
28		ty- be- to- kwat mbo-	to- kwat	頭今(誤)	(東)(實)
27		jo- te- pur- zu- ko-	pur- zu- ko-	——	(北)(誤) 北指永寧邊境之小草原應在26號地名之後
26		ja- pur- dy- ty- gu-	ty- dy-	永寧	(東)(實) 有名之永寧廟約在東經100°40'北緯27°15'
25		ru- tse- ja- ngat- la-	ja- ngat- la-	——	(北)(實)
24		ru- tse- dzu- gu- mbo-	dzu- gu- mbo-	——	(北)(實)
23		ru- tse- ndze- bu- ru-	ndze- bu- ru-	——	(北)(實)
22		lo- ndot- mbut- hy- ndzo-	mbut- hy- ndzo-	——	(北)(實)
21		he- ji- wa- tse- mbe-	——	——	此地名不知其所在係指一小水之下游
20		he- ji- wa- tse- mbe-	——	——	此地名不知其所在係指一小水之上游
19		tse- na- tse- pur- dzu-	——	——	(北)(誤) 應在22號地名前北地有十二小峯
18		te- na- ru- tse- dzu-	ru- tse- dzu-	——	(北)(誤) 由永寧赴木里所修道路之會合處
17		bu- mo- gor- tse- ndzo-	gor- tse- ndzo-	——	(北)(實) 此指木里與永寧交界處之高山
16		te- tse- ru- ndze- mbo-	——	——	(北)(實)
15		la- mo- la- tse- mbo-	la- tse- mbo-	——	(北)(實)
14		gu- mo- gu- tse- mbo-	gu- tse- mbo-	——	(北)(實)
13		mu- ru- kwat- tu- mbo-	kwat- tu- mbo-	——	(北)(實)
12		ru- tse- ka- ru- mbo-	ka- ru- mbo-	——	(北)(實)
11		to- ndot- bu- tse- gu-	——	——	(虛)
10		dzi- ku- gor- to- tu-	——	——	(虛)
9		dzi- dzu- la- ru- dy-	——	——	(虛)
8		wa- be- sa- ru- tu-	——	——	(虛)
7		pur- be- ndzo- ru- tu-	——	——	(虛)
6		dy- dzu- ru- ndze- mbo-	——	——	(虛)
5		mu- tse- ru- ndze- mbo-	——	——	(虛)
4		mu- ru- to- ru- pur-	mu- ru-	木里(音)	(北)(實) 即木里大寺的東經100°50'及北緯28°10'附近
3		mu- ru- tse- ho- dzu-	——	——	(西北)(知) 此指木里大寺走向無量河邊之一條道路
2		mu- ru- gu- tse- dzu-	gu- tse-	無量河	(西北)(實) 此指木里西面之無量河吾人曾渡其下
1		ndzo- na- tse- mbe-	——	——	(西北)(虛) 很有可能即噴噶嶺大雪山待證

地號	經典原文	經典讀音	歷史地名	漢語地名	方位及其他
102	本	mbur ɹu ɿ tse ɿ	——	白雞金(音)	在雲南省麗江縣西北區魯甸縣東北小山中。
101	本	ɹa ɿ wɿ ɹu ɿ dy ɿ	ru ɿ dy ɿ	魯甸	東經99°30'與北緯27°10'附近。麗江魯甸鄉辦公所。
100	本	ɹu ɿ tɕi ɿ ɿi ɿ ɿi ɿ kɿa ɿ	——	——	歷代人死於水身祭祀之處。此指放木身之崖洞。
99	本	dy ɿ mɛ ɿ, tɕe ɿ pɛ ɿ kɿu ɿ	——	甸尾, (義)	(東)(實)後一地名在巨甸河邊附近出有清水數段。
98	本	ɹu ɿ nɛ ɿ kɿu ɿ, kɔ ɿ ɿo ɿ kɔ ɿ	——	太平塘	(東)(實)前一地名指太平塘村西之大雲杉樹下。
97	本	tɔ ɿ dɛ ɿ ɿi ɿ tɕi ɿ	——	一碗水?	(東)(實)英雄墳附近。縣按此路近已荒廢。
96	本	ɹu ɿ ɿ gwa ɿ tɕo ɿ	——	分路崖	(東)(實)此指由巨甸西上北走時所中而西魯甸之分路處。
95	本	tɕi ɿ ɿi ɿ we ɿ	——	吉利灣(音)	(東)(實)
94	本	ɹu ɿ ɹu ɿ we ɿ	——	務路灣(音)	(東)(實)
93	本	bɿ ɿ tɕe ɿ	——	白塔(音)	(東)(實)若往巨甸橋便由此分路。
92	本	ɿa ɿ pɿ ɿ kɔ ɿ	——	拉撒古(音)	(東)(實)
91	本	ɿu ɿ dɿ ɿ we ɿ	——	古都灣(音)	(東)(實)
90	本	pɿ ɿ tɕa ɿ mɛ ɿ	——	巨甸橋	(東)(實)此指內魯甸來之巨甸河注入金沙江處。
89	本	ɛ ɿ we ɿ	——	崖瓦(音)	(南)(實)巨甸河流入金沙江後便沿金沙江南下。
88	本	ɿa ɿ dɛ ɿ ɿo ɿ	——	——	(南)(實)
87	本	kɔ ɿ kɿ ɿ ɹu ɿ	——	江多羅(音)	(南)(實)
86	本	pɿ ɿ ɹu ɿ tɕu ɿ	——	務路頂(音)	(南)(實)
85	本	gɿ ɿ fu ɿ kɔ ɿ	——	白粉牆	(南)(實)
84	本	mbe ɿ mɿ ɿ mbo ɿ	——	——	(南)(實)白粉牆村南一個小小山坡。
83	本	ɿi ɿ gɿ ɿ ɹu ɿ	——	橋頭	(南)(實)或名上橋頭。此地有一鐵家橋。
82	本	tɕi ɿ kɔ ɿ	——	茨科(音)	(南)(實)
81	本	he ɿ nɛ ɿ mbo ɿ	——	——	(南)(實)茨科村南之小坡。坡頭有一小廟。
80	本	kɿ ɿ tɕu ɿ	——	格支(音)	(南)(實)或寫作格支。都是譯音。
79	本	pɿ ɿ dɔ ɿ	——	——	(南)(實)在格支村與木田主村之間。
78	本	sa ɿ sa ɿ kɔ ɿ	——	三仙姑	(南)(實)金沙江是有名之紅石崖旁邊一村姑。
77	本	tɕe ɿ me ɿ	——	和尚莊	(南)(實)
76	本	mɿ ɿ tɕy ɿ tu ɿ	——	木草都(音)	(南)(實)
75	本	ɿa ɿ ɿu ɿ mbo ɿ	——	石鼓坡	(南)(實)
74	本	ɿa ɿ ba ɿ	——	石鼓	(南)(實)金沙江改向東流處。東經100°與北緯27°附近。
73	本	pɛ ɿ bɛ ɿ ɹu ɿ	——	沙壩(音)	(東)(實)
72	本	dɛ ɿ tɕi ɿ ɿo ɿ	——	冷水溝(義)	(東)(實)仍沿金沙江行。
71	本	qo ɿ kɔ ɿ	——	雄古(音)	(東)(實)金沙江冷水溝改向北流則東趨麗江。
70	本	ɕe ɿ nat ɿ mbo ɿ	——	——	(東)(實)石鼓至麗江縣城中間之山坡。
69	本	gɿ ɿ mbo ɿ	——	坡頂(義)	(東)(實)
68	本	tɔ ɿ kɿu ɿ	——	坡脚(義)	(東)(實)已翻越山坡下降至拉是壩中。
67	本	ɿa ɿ tɕu ɿ we ɿ	——	——	(東)(實)
66	本	tɕe ɿ ɿa ɿ ɿu ɿ	——	拉是(音)	(東)(實)
65	本	ɿa ɿ ɿu ɿ ɹu ɿ	——	拉是(音)	(東)(實)此指有名之拉是壩在麗江城西15里。
64	本	ɿa ɿ pɛ ɿ dɕu ɿ kɿ ɿ kɔ ɿ	——	黃山嘴	(東)(實)麗江南拉是壩中間之山坡。
63	本	pɿ ɿ tɕu ɿ we ɿ	——	普濟村	(北)(實)舊經典有普山嘴路通南山。在麗江縣北里。
62	本	ɕo ɿ pu ɿ mbe ɿ	——	東河下村	(北)(實)自今由普濟村直達巨甸沙是取捷徑之意。
61	本	ɹu ɿ ɿu ɿ we ɿ	——	東河(音)	(北)(實)
60	本	bɿ ɿ kɿu ɿ bɿ ɿ ɿu ɿ ɹu ɿ	bɿ ɿ ɿu ɿ	白沙(音)	(東北)(實)麗江城北20里昔木土司大敗西番於此。
59	本	sa ɿ su ɿ tɕe ɿ	——	三家村	(東北)(實)
58	本	na ɿ tɔ ɿ kɔ ɿ	——	普門口	(東北)(實)已到玉龍大雪山主峯之東面。
57	本	dɕo ɿ tɕe ɿ mbo ɿ	——	——	(北)(實)
56	本	mɿ ɿ ɿ gɛ ɿ bɛ ɿ	——	乾海子	(北)(實)指南端地勢較低之一段。
55	本	gɿ ɿ ɿ gɛ ɿ tɕu ɿ	——	乾海子	(北)(實)指北端地勢較高之一段。
54	本	dɕi ɿ na ɿ	——	黑水(義)	(北)(實)縣樓由麗江北行。先達白水後黑水湖。
53	本	dɕi ɿ pɿ ɿ	——	白水(義)	(北)(實)經時可及光53後54。照映諸法比較自由。
52	本	gɿ ɿ ɿu ɿ ɿu ɿ ɿa ɿ kɔ ɿ	——	三通壩牛場	(北)(實)